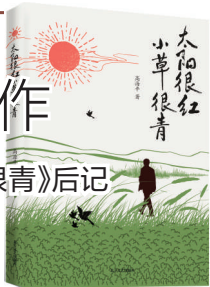


序跋精选

以敬畏之心写作

——散文集《太阳很红 小草很青》后记

高海平



每次写完一篇文章，给报刊社寄出去后，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伸伸懒腰，长出一口气，然后把目光投向远方。这包含了至少两层意思：其一，总算完成了一件事。也可能是一件应酬之事，必须完成；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写的东西，不吐不快。不管是哪种，总有沉甸甸的压力，唯恐写不好。终于写出来了，落纸成墨，自然会轻松和释然。其二，再也不想看它了。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？当初完稿时，肯定是满意的。冷静下来再回头看时，只怕发现并不如原先设想的好，所以，不敢看。说白了，还是心虚。写出一篇让自己满意，也让读者满意的文章太难太难了。这需要各种因素凑合在一起，比如，写作素材的储备、精神状态的调整、思维的活跃度、灵感……总之，作者要处于一个最佳的、亢奋的状态，才有可能诞生一篇满意或者比较满意的作品。可见，写作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。

这本《太阳很红 小草很青》散文集，是我公开出版的第四本散文集，精选了近两年写的散文作品。精选不一定是精品，只能算比较满意而已。专伺散文三十多年，写得并不多，精品更少，实在汗颜。也不是不勤奋，也不是不努力，只是越写越迷茫，越困惑。现在的散文写作风格多样，五花八门。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种：趋内，向外。所谓趋内，就是往内心深处去挖掘，挖出思想、理性、玄想，上升到一个高不可攀的境界。向外，就是往生活中拓展，抵进生活的无限苍茫，写尽人生百态，市井万象，风俗人情，为历史立此存照。也有的把这两种融合在一起进行第三种形式的创作，既有思想的光芒，也有生活的色彩。

不管怎么变，无非在寻求如何抵达精神内核的路径，千万不能在探寻途中乱花迷眼，乐不思蜀，忘记了当初出发的目的。文学中，散文虽然跟小说、诗歌并称，其实地位很低。诺贝尔奖得主因散文创作成就获奖者寥寥，中外文学史也是以小说和诗歌为主线来书写。这就存在一个问题，散文，这个最古老的文体之一，如何写，写什么，一直纠缠着作家。以故事、情节和人物为特征的小说元素，能不能被散文所用，以意象和思维见长的诗歌能否进入散文文本？如何呈现，从什么角度切入，都是散文面对的问题。不可否认，散文是一种多元的文本，自有其独特的语言体系。

我秉持着对散文的执念，以及对其理解和认识，孜孜矻矻，洞中探幽，力求写出不一样的作品。今日之我，不同于昨日之我，知今是而昨非。写到一定程度时，每每往前走一步都非常地艰难。就像运动员比赛，举重运动员增加一公斤、跳远运动员增加一厘米、游泳运动员增加一秒钟，都是质的飞跃。

不敢看自己的作品，也要强迫自己不断地看。因为要出书、要校对，面对读者。坦率地讲，这本书的质量还是有所提高。这本散文集内容涉及到山水、风物、历史、人物、书籍多个方面，无非是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。每篇作品都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，即使这些思考和见解很浅薄、很幼稚，至少对我来说是独立的，不是人云亦云，这也是我比较自信的原因。

文章既是自己的脸面，也是映照灵魂的镜子，敝帚自珍。文章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，还望方家不吝赐教，以利今后的改进和提高。

（《太阳很红 小草很青》，高海平著，北方文艺出版社2021年1月第1版）

《回望》

金宇澄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“我母亲说，只在某一封没写完的信里，才见到你爸爸充满情感的回顾：天寒刮起西北风，让我想起满目萧条的，我的青春年月……”在这本讲述了自己父母往事的书中，金宇澄保留了一种“寻找”的姿态。他打开一段历史，让里面的往事带着只属于那个时代的气息、细节、悸动与悲情，奔涌而来……

新书架

《暖夏》

王松 著

作家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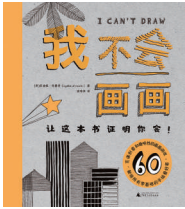


长篇小说《暖夏》，厚实的风俗文化底蕴、丰满的时代生活血肉、坚韧的人性精神骨骼和独特的叙事艺术魅力，成就这部现实题材力作。故事发生在大城市郊区趋于城乡一体化的乡村，承载着历史惯性，更面临着新发展、新理念、新问题。小说把时代巨变与精神渐变作为文学探究的方位，生暖意，悟大道……

《我不会画画》

(英)莉迪娅·克鲁克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这是一本为激发创造力而设计的涂鸦书。拿起笔，跟着书，就能迈进艺术大门。书里以轻松、幽默的方式展示了60个绘画主题，包含绘画简单技巧，也有快速提升能力秘诀。可从头开始，循序渐进，也可随意翻阅，从最感兴趣处下笔。艺术不需要学习，只需要参与，从画画中获得了乐趣，那么人人都是艺术家。

深度品读

通向母亲的路

林颀

写母亲的作品，总是让人心绪难平，引起共鸣，也让我们思考女性的共同处境。

最近，我读了林贤治的《故园》（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），阎连科的《她们》（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），杨本芬的《秋园》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6月出版）。《故园》和《她们》都是回忆家乡旧人旧事的散文集，写母亲的部分写得最好，最是情深。《秋园》则是一部传记体小说，60来岁的女儿，想起往事，想要为母亲这样的中国普通女性立传。

三位母亲，各有生路，可是，只要把三部作品放在一起，就会发现高度的重合。她们生于民国，经历战争，小家如小舟，风浪里四处颠簸，后来，好不容易有些安定，接着就碰上了吃不饱的岁月，她们羸弱的肩膀必须担负全家老小的生计，苦啊，熬啊，天灾人祸实在太多，艰难日子望不到头。月落日升，人生的光亮，怎么就那么稀薄，她们就像植物，有着天然的向光性，仍然亮堂堂地活着，她们全部高寿，活得很老很老，活成了老灵魂。

林妈妈是土匪的女儿，7岁丧父，9岁做了林家的童养媳，每天都要上山砍柴，要学着操持家务。阎妈妈不到一岁就丧母，因为父亲再



婚，她只能和傻子叔叔一起过活，17岁时嫁到阎家，一辈子都在劳作中度过。在《她们》里，阎连科特意讲述了“劳作”的意涵。

阎连科说，把女性的劳动称为“劳作”，是华语丰富奇妙的表现。在“劳作”中，女性不仅要下田和男人一样劳动出苦力，回到家她还有繁琐无尽的家务在等着——烧饭、洗衣、缝补、带孩子，乃至烧好了饭，一碗一碗地给老人、丈夫、孩子们端过去。吃完了再一碗一盘地洗好摆在灶房里。所以称呼女性的劳动为劳作，表明比劳动更为辛苦的劳动和繁琐。

中国普通女性，大部分都是类似的劳作者，很少有例外。相比林妈妈和阎妈妈，杨妈妈的童年时代，要幸福得多。身为药店老板的女儿，家境小康，有机会上学，婚嫁的对象是斯文体面的军官，只是历史的翻云覆雨手总是拨弄人的命运。想起平如、美棠，秋园和仁受，境遇相似，也伉俪相知，却没有平如、美棠那么幸运，无法厮守到老。

《秋园》的笔致素淡，沉静中，有暗流汹涌。仁受之死，惊心动魄。那是1960年，仁受干瘦干瘦，脸上现出菜绿色，成日闷坐，一旦有口吃食，就眼冒凶光，后来身体渐渐由干瘦变为水肿，肿得一按一个坑。就

这样，白描式地讲给你听，一个人，如一滴水，消失在长河里。

那一年，秋园46岁，她恩爱的丈夫死了。秋园生了5个孩子，其中一个女儿已经急病去世，不久以后，她还要面对另一个儿子的身故。三部作品，无一例外，笼罩着死亡的阴影。人世太苦，死去的，尘归尘，灰归灰，可那活着的，被抛下的，要怎么办？锥心刺骨，泣血嚎啕，擦干了泪，她们仍是母亲，仍是家庭支柱。倔强地活下去，挣得自己的活法。

为了给仁受吃上一口好东西，秋园倾囊买了只鸡，被污为贼偷，被推搡、被虐待、被殴打，而秋园绝不承认这莫须有的罪名。林妈妈经常往家里捡病卧街头的路人，她不懂人和人的阶级分隔，众人对她来说，都是一个一个的番薯，病了就该被照料。阎妈妈很泼辣，为了家庭的利益，锱铢必较，她很热情，爱做媒，在邻里很有名气。

这些作品里还有很多其他女性身影。有些女人吝啬、刻薄、凶狠，人性总是复杂的。女人们所受的教育来自于现实，劳动赋予了她们许多的美德，生活有时也让她们变得残忍。

三位妈妈集结了中国女性的传统形象：勤俭、善良、包容、忍耐、坚韧、体恤，为了匡护丈夫和儿女，她们甘愿奉献自己。更可贵的是，她们都没有丢弃自我，不管有意识或无意识，她们都在追寻自我，不管命运如何跌宕，都要努力得到怎样才能成为“我自己”的答案。

通向母亲的路，也是通向一条正在形成的“女人”的路。

纪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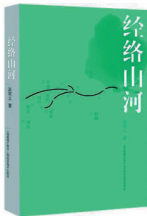
患者症状大多为咳嗽、气喘，部分伴有便秘、腹泻、恶心、呕吐等消化系统症状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。但因为恐惧，患者大多存在焦虑、恐慌、失眠、不宁，甚至一夜一夜失眠。病房实行分组管理，一个病区五个组，每组三四个大夫，每个班或八小时或六小时。摸清了情况，适应了环境，胡志耕便琢磨着如何对症下药。但他们所在的肺科医院没有中医资质，一人一方开展治疗并不现实，当时病人虽也在用中药，但都是通治方，患者用后久不通阴，情绪有些急躁。就在这时，冯立忠前来看望医疗队员，携带了一大批省中医院研制的制剂，留给他们便宜使用。胡志耕当即让自己主管的病人用

上益气祛毒颗粒，谁知效果竟出奇得好，有几位病人很快转阴出院。消息传出，有病人找上门来，胡志耕便逗他们，你们谁表现好，我就给谁吃。病人就像孩子，常常会闹点小情绪，有病人需要转区，病人坚决不走，说别的病区没有山西的中药，大家劝说半天，病人提出带两盒山西的药就转区。胡志耕本想让病人换药改善一下情绪，不料歪打正着，竟然收到意外疗效。这件事启发了她，她便把自己来时带的药做成贴敷，治疗患者失眠，效果同样明显。胡志耕牛刀小试，初见成效，便与同来的急诊科副主任杨斌商量扩大使用范围，但武汉市肺科医院没有中药房，需要后方支持。他们把这个情况向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65

赵树义 著



《经络山河》节选

附属医院做了汇报，李廷荃对此十分赞赏。2月24日下午，副院长乔之龙、高建忠及治未病中心主任陈燕清、针灸一科主任王丕敏、针灸二科主任刘书立与医疗队队长李耀平、附属医院的五位医疗队员举行视频会议，就贴敷穴位和组方展开讨论，最终确定了11个治疗穴位及具体实施方案。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65

毕星星 著



《河槽人家》节选

不料孩子长到几岁，发现遗传了堂弟的先天性心脏病。瘦弱无力，走路摆手握脚的，这一家的遗传，那叫没法说。螺孩妈敢破口大骂二叔断子绝孙，实在不是没来由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二叔死命守护的这一个大院子，总算有了传承。二叔还是高兴，引着抱着小孙

子，欢喜不尽。

二叔晚年，大约得了肾癌，开始尿里带红，后来就尿血了。他又和螺孩家吵了一架，弥留之际，他拖着病体，进了螺孩家，躺上螺孩家的大炕等死。在乡下，这是很厉害的一招。你敢动，我就死在你家炕上。家里死过人，那是几辈子冲不掉的晦气。乡下人常说死有理，豁出来死在你炕上，看你怎么办。遇上这号事，谁愿意惹那个晦气，说好话求告，赔点钱，快快打发走算了。二叔的用意也在于以死换几个赔偿，给儿子多留几个钱。他知道自己一死，儿子很难独立过日子。可怜的二叔到死了还想着后人的日子。螺孩家飞快报了警。二叔是照以往经验

认为报警能咋的，一个濒死之人，警察来了莫非把我整活了不成。可事有凑巧，这一次这个警察特别负责任，公事公办不稀泥。他批评二叔私闯民宅以死讹诈，责令家人立即把病人抬回自家。他态度强硬，警告要调法警来强制执行。堂弟和媳妇立马退让，赶紧灰溜溜地把二叔抬回自家。二叔的孤注一掷，最后变成一场闹剧，在众人的怜惜和奚落声中，二叔依依不舍地离世。

二叔去世后，堂弟媳妇知道跟着这个男人过不了日子，她离了婚，带着孩子改嫁到了邻村。一座大院落，二叔几十年抗争守住的大院落，此时就留下了堂弟一个光棍。

随笔